

A ñ
é ß

STARTER STORY · CHINESE · C2

石上春秋

石上春秋

顾守拙这辈子刻过多少方印，自己也说不清。他只记得，师傅传给他的那把刻刀，木柄已经被磨得发亮，凹陷处正好嵌进他右手虎口的老茧里，仿佛刀本身也长成了他手掌的一部分。刻了六十年别人的名字，如今徒弟捧来一方田黄，说该给他自己刻一方印了。

他把石头放在灯下转了转，一时竟不知从何下手。石头这东西，说到底是有脾气的。纹理顺的地方，刀锋走得快，落笔如流水；纹理逆的地方，稍一用力，便是一道崩裂的伤痕，再高明的手艺也补不回来。

师傅在世时常说：“人如石，石如人，你以为是在刻它，其实是它在容你。”顾守拙学徒那几年，不懂这句话，只知道每天蹲在作坊角落磨刀、拓边款，手指被石粉磨得裂开一道道口子。直到他刻出第一方能拿出手的印，才隐约明白，那不是他征服了石头，是石头终于愿意让他进去。

他刻的第一方正经的印，是给巷口一对新婚夫妻。那是一块寿山石，色泽温润，像是浸了蜜。年轻的顾守拙握刀的手还在抖，师傅站在身后，一言不发，任他刻完最后一笔。边款上，他学着师傅的口吻刻下几行小字：『岁在乙卯，为守拙刻此双喜印，愿执子之手，石不磨，情不老。』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，尚不知这八个字里的分量。

后来的几十年，找他刻印的人形形色色。有意气风发的生意人，进门便说“要最好的石头，越贵越好”，捧着一块毫无瑕疵的芙蓉石，只嫌旁的石头不够贵气。顾守拙给他挑石头时，特意避开了一块看似完美、内里却藏着一道细如发丝暗纹的昌化石。那人后来嫌那块石头“不吉利”，扔在一边，顾守拙悄悄把它捡了回来，锁进抽屉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留着。

也有人是来刻最后一方印的。一位老先生病重，让家人抬着他来，只求在人还清醒的时候，刻一方留给身后事用的印，落款要用他年轻时的表字，而不是后来通行的官名。顾守拙刻完，边款只添了一句：『某年某月，为公自刻，用其字，不用其名，识其少年心也。』老先生摸着那方印，笑了，没几天便去了。

时代慢慢变了。找他刻印的人越来越少，年轻人一个电子签章便解决了一切，谁还需要一方沉甸甸的石头。同一条街上，三家刻印铺关了两家，只剩他这一间，靠着几个老主顾和偶尔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撑着。他倒不急，只是刻得更慢了，像是舍不得刻完手里剩下的石头。

徒弟是他晚年才收的，学得认真，也懂事，知道师傅这辈子刻过的名字，比自己认识的人还多。徒弟提过好几次，该给师傅自己刻一方印了，师傅总说“不急，不急”，一拖便是好几年。这次徒弟从产地亲自淘来一块田黄，色如蒸栗，通体干净，郑重地放在他手上，说：“师傅，这块没有一丝杂色，配得上您。”

顾守拙谢过徒弟，却没有立刻动刀。他这辈子替太多人挑过石头，深知一个道理：石头越是干净无瑕，越容易让人下笔拘谨，生怕一刀错了，坏了那份完美。他坐在灯下，看着这块田黄，忽然觉得它太干净了，干净得不像是他的。

那天夜里，他翻出自己那口旧木箱，箱底压着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边款拓片，一张张展开，像是在翻自己的年谱。有给情侣刻的双喜，有给商号刻的堂号，有给孩子满月刻的小小闲章，也有给临终者刻的最后一方。每一张拓片背后，都是一个他曾经短暂进入、又悄然退出的人生。

他忽然想起一个名字，苏婉如。年轻时他为她刻过一方闺名印，字体清瘦，边款题的是『秀外慧中』四字。二十年后，她离婚归来，又找他重刻一方，只用本姓，不带夫姓，说：“顾师傅，这次不用写得好看，写得对就行。”同一块石头，隔了二十年，刻的却是两种人生。他当时便想，石头不变，变的是人；可轮到自己，他才知道，这句话原来这样重。

想到这里，他起身，从抽屉最深处，摸出那块当年被生意人嫌“不吉利”、后来被他悄悄捡回的昌化石。灯下细看，那道暗纹依旧在，像一道极浅的疤，从石头一角斜斜地穿到另一角，谁都看得出这是一块“有毛病”的石头。

他把田黄放回锦盒，推到一边。徒弟在旁看着，欲言又止，终究没敢问。顾守拙只说了一句：“这块，配得上我。”说完，握起那把用了六十年、木柄早已磨得发亮的刻刀，第一次，刀锋对准的是自己的名字。

刻自己的名字，比他想象中难。刻别人的名字时，他心里想的是那个人的模样、那个人的心事，刀便有了方向。刻自己的名字，他忽然不知道该顺着哪一种心事走，是刻少年学徒时的忐忑，还是刻六十年后的这份平静，仿佛这一方寸大小的石头，装不下一整个人的年岁。

刀锋走到“拙”字最后一竖时，恰好撞上那道暗纹。换作旁人的石头，他向来的规矩是磨平重来，绝不将就。这一次，他停顿片刻，却顺着那道暗纹的走向，微微偏转了刀锋，让那一竖带着一丝极轻的、几乎看不出来的崩裂，像是刻意，又像是天成。

印面刻完，他没有立刻钤盖检验，而是先转到侧面，刻边款。别人的边款，他向来斟酌用词，字字克制。这一次，他握刀的手很稳，落刀却很轻，刻下：『某年，守拙自刻此印，石有绺，如人有隙，六十年刻人，一朝刻己，方知石不曾负人，人自负于求全。』

刻完最后一字，他把印放在灯下，仔细端详。那道暗纹从“拙”字末笔斜斜穿过，不偏不倚，倒像是这个字原本就该这样写。徒弟凑过来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“师傅，这道纹，倒像是补上去的一笔。”顾守拙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只是把刻刀轻轻放下，木柄触到桌面，发出一声很轻的响。

那方印，他后来一直放在案头，没有钤盖过几次。他刻了一辈子别人的名字，让每一个名字都干净、周正、经得起端详，唯独轮到自己，留下了一道谁都能看见的裂痕。石粉早已落尽，作坊里安静下来，只有那盏灯，还照着案头那方带着旧年暗纹的昌化石，和它旁边那块，终究没能派上用场的、太过干净的田黄。

OQOU STARTER LIBRARY

This story is from oqou's free starter library, graded at C2 for Chinese readers.

Read it interactively in the oqou app: tap any word for an instant translation, listen with natural narration, and carry your saved vocabulary into every story you read next.

[oqou.app](#)

[Download oqou on the App Store](#)

oqou •